南疆繹史/摭遺/卷1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《南疆繹史》摭遺

◀上一卷

卷十七　逆臣列傳

下一卷▶

吳郡李瑤子玉纂

目錄

逆臣列傳

左良玉　金聲桓、王得仁

左寧南跋扈早著，用甲後則衰病侵尋矣；稱兵內向，實為黃澍慫恿以成，遂不能逃一「逆」字。赧王云：『看他本上，原不曾反』；論者目為疑案，直是千秋遺恨耳。至金聲桓則翻覆無成，惟以嗜殺立威，生民塗炭。溫氏謂其始終一賊，列於「逆臣」；良不誣也。甬上全氏言：『金、王斷非成事之人。然使當時贛州無梗，則李成棟之兵下庾關、直抵江上；外援未絕，雖終非官軍敵，而圍城亦未易遽下，且尚有退步也。乃天特假高進庫以厄之，以是知大命之有歸也夫！』

列傳十七

左良玉

左良玉昆昆山，遼東人。以軍校，歷職至都司。崇禎元年，寧遠兵變，巡撫死；坐削職，窘甚。已走昌平，投總督侯恂麾下。大凌河圍急，恂與總兵尤世威議所遣，世威言非良玉不可。良玉顧為走卒，當夜世威往諭意；詰旦，恂大集軍士，乃拜為副將。酌酒三、令箭一，並以金三千送之行；曰：『三卮酒，以三軍屬也；令箭，如吾所親行者。爾諸將勉聽左將軍令！』即拜疏入朝。良玉遂連戰松山、杏山下，錄功第一；身經百戰，績最多。歲餘，擢至總兵官，以故感恂恩次骨。獻賊躪江此，良玉往來堵剿；至輒報捷，漸自恣。

十年，應天巡撫張國維入山搜賊；三檄調赴，不應。總理熊文燦至安慶，令以其軍聽節制；良玉心輕之，不為用。明年，賊假官軍旗號襲南陽，屯南關。良玉適至，疑而急召之；獻賊逸。追及，發兩矢，中賊肩；復揮刀以擊，流血被面，乃為其黨救之去，逃入穀城。未幾請降；良玉知為偽，請擊之，文燦不許。十三年，楊嗣昌出督師；奏其有大將才，拜平賊將軍。尋加太子少保；浸驕日甚，遂不受約束。

獻賊自馬瑙山之敗，妻妾俱被擒，竄入興歸界。良玉乘勝力追，降其黨過天星為部將。賊既窮，遣使操重寶啖之曰：『公所部殺掠多，而閣部猜且專。獻忠滅，公亦不久矣！』良玉心動，縱之去。監軍萬元吉審其跋扈，勸嗣昌制之；不聽。已而賊入蜀之巴州；召合兵往擊，九檄不至。賊竟席卷出川，陷襄陽，襄王被執，嗣昌不食死；詔落職，戴罪自贖。即從南陽進兵，大破之，降其眾數萬；獻賊中股負重傷，宵遁。而闖賊適至，困良玉於偃城，幾陷；得陝西總督汪喬年兵救之。

帝時肅清軍政，專倚良玉辦賊。十五年三月，闖賊圍開封急。時侯恂系於獄，命釋之，起為督師；發帑金十五萬犒良玉營激勸之。會師朱仙鎮，官軍營北、賊營西，賊勢猖獗。良玉一夕拔營走，群帥望見皆潰。賊於要道先掘塹而從後，大呼掩擊。良玉兵大亂，下馬渡溝，殭僕溪塹中，趾其顛而過；賊更蹂之，遂大敗，棄馬騾萬匹、器械輜重無算。走襄陽，遷延不進。尋開封以河決亡；帝怒，罷恂官，而罪不能及良玉也。

良玉壁樊城，大造戰艦，驅襄陽一郡人以實軍，有眾二十萬。時已多病，不能與闖賊角。賊復以眾十萬至，爭渡，勢不可遏；乃引舟夜遁。抵武昌，從楚王乞二十萬人餉曰：『我為王保境。』王不應；乃縱兵大掠，火光照江中，宗室士民奔山谷中，半為土寇所戕。驛傳道王揚基奪門出，良玉兵劫其貲並及其子女。自十二月二十四日抵武昌，

至十六年正月中始去；居人慶更生。

蘄州守將王允成順流為亂，破建德、掠池陽、下蕪湖，泊舟三山、荻港間；聲將載兵，漕艘、鹽船盡被劫奪。南京文武陳師江上為防禦，商旅不行，士民一夕數徙。都御史李邦華奉召出湖口，亟草疏以聞。良玉招允成，以危詞懾之，稍斂；令安慶巡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，補己營六月糧。邦華陛見，帝論良玉潰兵狀；乃請歸罪允成，詔誅之而獎良玉能定變。良玉留允成於軍中，竟不誅；軍留安慶十數旬，始溯九江上。

獻賊破湖廣，沉楚王於江；坐視不救。秋八月，入武昌，自立軍府。總督侯恂已解任，兵部侍郎呂大器來代，恂中道逮下獄；良玉知以己故，心鞅鞅，遂與大器齟齬。江右諸路告急，率不為援。

甲申正月，封寧南伯，其子夢庚掛平賊將軍印；功成，世守武昌。命給事中左懋第便道督戰；良玉條具進兵月日以聞，未報，京師陷。福王立，晉爵為侯，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；與黃得功等列諸鎮，專以上流事委諸。尋加太子太傅。時闖賊敗於關門，得趁其隙稍復楚西境之荊州、德安、承天。而湖廣巡撫何騰蛟及總督袁繼咸居江西，皆與之善；南都因倚為屏蔽。

良玉長身頯面，驍勇；能開左右弓，箭不虛射。目不知書，而多機智；親軍愛將，得眾心歡，以是戰輒著功。兵數十萬，號百萬；前五營為親軍，後五營為降軍。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，一山軹一色，山谷為滿。軍令以兩人夾一馬馳，曰「過對」；馬足動地殷如雷，聲聞數里。諸鎮兵，高傑最強，而遠不及於左。比朱仙鎮之敗，精銳略盡；後歸者多烏合。自以老且病，已無意中原；故軍容雖盛，法令不復相懾。馬士英當國，與阮大鋮慮東林倚為難，謾辭修好，陰忌之；以良玉由侯恂起，恂故東林也。會監軍御史黃澍入朝，挾良玉勢面觸士英奸。士英恨甚；使人糾其贓，擬旨逮治。澍返，緹騎至；良玉留弗遣澍。乃陰諷將士嘩，欲下南京索餉以救澍；澍復曰：『以清君則為請。』亡何，有北來太子事；良玉疏救，言『東宮之來，吳三桂實有明驗。諸臣逢君，不顧大體；何至一家骨肉，視若仇仇！』澍遂藉此激眾，以報己怨；召三十六營與之盟，良玉意始決。具流傳檄，聲明士英七大罪討之。疏云：『竊見逆賊馬士英，出自苗種、性本兇頑。臣身在行間，無日不聞其罪狀，無人不恨其奸邪。先帝皇太子至京，道路洶傳，陛下屢發矜慈；士英以真為假，必欲置之於死而為快。臣前兩疏，望陛下從容審處！猶冀士英夜氣稍存，亦當剔腸悔過，以存先帝一線。不意奸謀日甚一日，臣自此不與奸賊共天日矣。臣已提師在途，將士裂目指髮，人人思食其肉。臣恐百萬之眾發而難收，震驚宮闕；

且聲其罪狀，正告陛下。仰祈剛斷，與天下共棄之！』下列翻「逆案」、修「要典」、鬻官爵、進私黨。『兩子梟獍，各操重兵；司馬昭將復見今日。私蓄歌女，希圖選御，亂及中宮。又睚眥報怨，生平不快意人，一網打盡。九重秘密，而言動周知。募死士詭名禁旅，以觀陛下動靜；輒謂廢立由我。凡此罪不容於死者有七。』疏計千餘言。末云：『此非臣之言，諸將士之言也；非獨臣標將士之言，天下忠臣義士、愚夫愚婦之公言也。伏乞陛下立將賊臣士英等肆諸市朝，傳首四方，用抒公憤。臣等束兵計刻以待，不禁大聲疾呼，檄切以聞。』其檄有云：『本為報仇而立君，乃事事與先帝為仇；初因民願而立王，乃事事拂生民之願。除誥命、贈蔭之餘無朝政，自私怨、舊仇而外無事功。』又云：『朝中奸黨盡去，則諸賊不討自平；倘左右兇惡未除，則河北雖平無用！』檄發，良玉遂舉兵邀巡撫何騰蛟偕行；騰蛟赴水，免。自漢口達蘄州二百里，舳艫相接。至九江，邀總督袁繼咸入舟；袖出一箋云：『奉皇太子密敕，集諸將盟！』繼咸正詞拒之；且約不破城，駐軍待命。而督部裨將郝效忠與左兵通私約，入城縱火殘劫。良玉病已劇，望城中火光，大哭曰：『吾負臨侯矣』〈臨侯繼咸字〉！是夜，嘔血數升死；時乙酉四月初也。其子夢庚秘不發喪，諸將推為「留後」。連陷郡縣，順流東下，抵採石；朝命黃得功渡江防剿。我大清兵已下泗州，逼儀徵；夢庚為得功所敗，遂偕黃澍以眾降。

《摭遺》曰：寧南恃功寖驕。祗以心輕熊文燦、楊嗣昌一流人耳。夙昔深得將士驩，無黃澍則必無索饟事；兵不索饟，則烏得入其內犯罪：是可保修名於不墜也。觀其「吾負臨侯」一語，其初衷可鑒矣！百世而下，史氏率書其反。反，則澍成之也。澍惟有「觸奸」一事為時論所許。既降後，又以不薙發，賺死金先生正希；受職後，又垂涎金穴，致沿海生靈於重遭夷戮。籲！名教中乃有此人邪！君子曰：『損者三友。』寧南之身敗名裂而遺恨千秋者，惟澍一人足成諸。甚矣，交之不可不慎也！

金聲桓、王得仁

金聲桓，字虎臣；遼東衛人。遼東平，家口被俘，身獨脫走入關。初投左良玉軍，良玉以同里故，任之。積功至都督同知，充總兵官。甲申，淮揚巡撫路振飛調將分道防河，聲桓與之團練兩淮間，得眾數萬以助。大學士史可法督師出，請之從征；已駐防揚州，隸良玉後軍。

乙酉五月，我大清兵下九江；左夢庚以所部三十六營降，諸將相率北去。聲桓不欲從，請規取江省以自效；與闖部降將王體忠合兵屯潯陽。六月傳檄，南昌巡撫曠昭首先遁，士民款迎；南康、九江望風下。建昌知府王域與布政使夏萬亨、湖東巡道王養正等

輔益藩起兵，拒城守。俄有宗人保寧王者與體忠私；及戰，以火箭射援軍。軍潰，城遂破；萬亨等被執不屈，俱死之。已攻袁州，萬安守令亦俱死。八月，聲桓矯殺體忠，以其中軍副將王得仁代之。得仁驍勇善戰，軍中呼為「王雜毛」。時臨汝鄉官吏部主事曾亨應傾家募兵，嬰城拒守；得仁乃夜率百騎馳至，執殺之。撫州、饒州、吉安、廣信，相繼破。

明年，江左悉平，惟贛州未下。聲桓自以為不世功，旦夕望得侯；乃疏還，僅授副總兵，而得仁不列銜，二人氣索然。復以所置將吏多為撫按裁易之，巡撫章於天遇之倨，且勒賄無厭；心益鞅鞅。丁亥秋，有公燕，席地置氈毹；文吏皆上坐，而聲桓、得仁坐於外。得仁有忿色，於天顧之笑曰：『王把總欲反邪？』二人恥且恨。得仁所居為宜春王第，常於後堂張樂；自著明衣冠，令優人演郭子儀、韓世忠故事。至是，巡按董學成至，人有訐之者。學成揚言將奏聞，乃陰遣人求重賂，兼乞其侍兒。得仁恐，即以侍兒予之；居家狀更洩。撫按並力持之，株求累億。得仁怒裂眥，堅勸聲桓速舉事；聲桓以妻子俘留都下，猶豫未決。尋幕中客詭言唐王未死，實在五子寨。命客往探之，客即假以敕命封聲桓鎮江公、得仁維新侯；金、王大喜過望。戊子正月，江撫章於天忽率騎之瑞州，捕掠富室；客曰：『此非為刮金去。前有北騎數千，莫知所向；殆與贛撫會議而後發，將不利於公等邪！』適聲桓妻子已自都還，因集諸將士密議，書約山東、河南克日並舉。得仁出建昌，合揭、楊諸部；或說之曰：『聲桓疑而詐，脫有中變，而公顧居外也；不若坐據省門，仗鉞投袂為必不可曷之勢以脅之，彼必不敢不從。但貴神速耳！』於是，得仁立傳令部勒全營，杜七門，圍守巡按官廨〈時正月二十六日夜漏下已三十刻〉。翌晨，七門不啟，得仁擐甲出縛學成，至桓聲自狀云：『奉詔為此。』聲桓唯唯，未及答；得仁即起而割其辮，以令箭傳示諸營悉去辮。出諭安民，偽稱隆武四年。凡軍民之戴纓帽者，輒射殺之；一時城中棄積如山。即日絞殺董學成及副使成大業，擒章於天於江中。首迎太保姜曰廣入省，為盟主；金之族人皆得為都督。其幕客黃人龍為總制，王妻弟黃天雷為兵部侍郎；各開幕府，門趨如市。初，聲桓誅體忠後，事輒與得仁謀，頗相得；及是，各自為功，始有隙，所置吏率分東、西府。二月朔，得仁率眾取九江；客胡澹進言：『宜乘破竹勢，直趨建業。下流猝無備，必易舉。建業舉，而兗、豫響應。更引兵而北，中原可傳檄定也！』捷聞，聲桓輒召得仁還，得仁以澹謀告，眾皆主之；人龍不可，曰：『贛州居上游，文武重臣俱在，宜先取之。不然，且擬我後。』姜曰廣亦言：『昔寧庶人起兵不破贛，而卒貽後患。』金、王乃決志取贛，提兵偕行，以宋奎光守南昌。時粵中永明王立，頒詔至；即奉稱永曆四年。聲桓遺書廣東總督李成棟共圖恢復，成棟遂叛我大清，而表迎永明王駐肇慶；王因實封聲桓昌國公、得仁新喻侯。

比時兵圍贛州，城固不可拔，師且老，省內久虛。夏四月，大兵入河口；逾日破九江、下南康。旋以千騎逼石頭鎮，猶不為意；已見紅纓白帽，始色駭。明日，鐵騎滿西山矣。大兵進次南昌，圍其城；令別將東破饒州，西自潯江入麥源、青嵐諸路，日昃故未下營，血刃已數百里。聲桓兄成勛及部將楚國佐、得仁部將貢鰲等將叛降；宋奎光偵知，盡殺之。奎光多機智，能肆應。大兵攻得勝門急，城數壞；乃壘石囊土，悉力禦之。旋出神槍火筒焚毀攻具，兵少卻。報至贛，金、王大懼，亟撤圍返；贛師尾之，擊傷過半。聲桓兵先至，其前鋒劉一鵬與大兵戰小勝，獲巨炮三。得仁聞捷，氣揚甚，控馬而馳；中伏，大敗於七里街，即嗒然若喪，盡撤城外屯兵入壁。聲桓部將郭天才爭之不得，自札黃泥洲為犄角。天才所統皆川卒，精銳無敵；三戰三捷，軍中頗憚之，已而奎光單騎渡江按行地利，還請『移兵二隊，一駐生米渡、一駐市　　以達餉路；繼則大舉逐之，必獲算。』金、王並不聽，專主堅壁。大兵雖屢勝而夜常慮為襲，每驚呼『王雜毛來也！』久之，見城中終無鬥志，乃掘長壕以困：東自王家渡屬灌城、西自雞籠山屬生米渡，起土城、駕飛橋。自是，內外耗絕。

秋九月，李成棟率萬人度嶺攻贛以救南昌，而贛州守將高進庫偽降以綴其師，使南昌坐困；成棟信之，即還軍嶺上。冬十月，南昌糧盡，郭天才撤兵入城；城中斗米需八十金，人相食矣。乃大出居民，虛實得盡露。大兵遂以餘暇旁收郡縣，凡傅鼎銓、餘應桂諸軍以次靖之。金、王聞報，唯有嚄唶悼恨而已。明年己丑春正月，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，其部下與大兵通約為應。大兵乃佯攻得勝門，炮聲震天，聞三百里；聲桓、得仁齊師赴救，而奇兵已從進賢門梯壘以登，城遂陷。聲桓自投於城之東湖死，宋奎光、劉一鵬、郭天才等巷戰被執不順命死，太保姜曰廣赴僕家池死。得仁猶以短兵相接，突得勝門三出三入，與我將馬首再值，各不知。已而被獲，磔殺之。

初，聲桓、得仁之主堅壁也，恃粵師之為援耳；而書記所草「乞師表」，但陳勝狀，不告急。比聞江事危，王命李赤心由吉安、李成棟再出嶺攻贛，期於南昌會；赤心則逗遛不進，成棟則屯於信豐。二月，南昌既下，我兵溯流援贛，直趨信豐。諸將欲拔營歸，成棟不可。會天久雨，召諸將集議，去者已過半；乃命酒痛飲至大醉。左右挽之上馬渡湖，水漲，人馬俱沉。三日後猶植立水中，人始知成棟已死也。

《摭遺》曰：此江右所謂金、王之難也；稱兵往復，糜爛斯民。通省郡縣遘此難者，至無可勝數：是大一劫也。聲桓早時師事維揚僧德宗，僧奇其貌，拊其背曰：『勉旃！二十年後江右福主；世人盡變紅頭蟲，此其侯已。』大兵下，帽著紅纓；及從夢庚降，得建牙江省：益信禮之。僧每勸其改圖，比南昌諸生胡以寧至幕下，言如僧所指；聲桓

意遂決，與得仁同發難。當其叛歸粵中也，降表以豫國公自署，詔改封昌國公；而聲桓自以反正有功，朝廷輒違所署，意頗鞅鞅。致書粵中大臣請還故封；卒未許。泊至堅壁抗師，束手待盡，而絕無一籌之展；豈不悲哉！我兵之用鎖圍法，鑿壕周四十里；設南昌令於白茶市、設新建令於蛟溪，征役收賦，安坐制之。而得仁於危城中猶娶武都司女為繼室，金鼓沸闐，繡旗親迎；外兵疑望大駭，初不知為「王雜毛」娶婦也。酣歌漏舟、沉臥爇薪，乃信有此邪！

姜太保燕及之預事也，世或譏之。全氏曰：『設身處地，則姜固有甚難者。當金、王突起，托名故國，奉迎舊輔；而謂可以扃戶而力拒之乎！拒之且立死矣。是時之死，則甚無名。此姜之所以不得不出。既出，安得復歸？祗有一死殉之耳。吾儒據正誼以責備前賢；然終非局內，不知事勢之難自由也。』

補注

左良玉內犯而南都亡、鄭芝龍通款而福京亡、孫可望迎降而滇中亡；此三人，實為三朝之叛臣、三朝之大關楗也。溫氏有云：『以芝龍冠鄭成功傳首、以可望附李定國傳中』，而獨不為良玉立傳。今《摭遺》於成功、定國兩傳俱承其意，乃別列良玉傳於「逆臣」以補之。夫良平之叛，自非鄭與孫之比也。矧當南渡之初，猶肯心於國是；即如偽太子、童妃兩案為之翻覆申辯。無如馬士英激之挺險耳。凡論南都事者，若吳農祥輩皆以王之明為真。夫乙酉以後，東宮、二王之轍跡雜出，南偽太子則似乎東宮、北為偽太子則似乎永王；又有浮屠一鑒者，則似乎定王。然當之明之前，已有定王南來被沉於河；故良玉檄中曾有「既沉其弟、又殺其兄」之說。全氏曰：『江陰白孟新嘗目擊王之明事，足資參考。孟新之言曰：「初傳太子南來，予即同友人往跡之。甫出城，即有百餘騎馳至，雲往衛太子者。至寺門，鍵甚嚴；有窺者，騎輒以白棓擊之。俄有勛戚數人至，亦不得入。內傳語曰：太子勞，諸公倦甚；請以明日見。即散去。雖寺僧亦不得識太子何狀。酉時，士英遣人至，即入之。漏五下，錦衣馮可宗以騎至，言迎太子，戒寺僧無動；有起者，即殺之。遂擁太子去。明日，使朝官雜認、則皆言非矣。南都失守，士英走。有入其室者，得可宗一緘，自稱門生言密啟：獄事恐動人耳目，當早決！其月日，正案獄時也。及都人出之明於獄，入宮後，即遣使特敕封南都獄神為王，則居然自以為天子矣。其愚妄如此；即使非偽，亦必無成」。或謂聞賊中云：「太子實被害於通州之東門外」。嗚呼！良玉稱奉太子密詔，舉兵南下；專聽黃澍一人調度，名既不正，事安得集！假令當日者，四鎮協心而受成於閣部，以大義聲明朝野，使賊臣喪膽、赧王革心，則霍嫖姚之勛亦未始不可再見。武夫謀國，徒事僨張；卒致身敗名裂，貽譏後來。

豈不哀哉！豈不哀哉！』

芝龍始末，詳於「鄭成功傳」。《摭遺》列鄭氏於「武臣」，人或議之。夫成功叛父之子、拒命之寇耳。然當其身能援天復、天佑之例，號稱隆武三年，則其所以報唐王也，志亦可矜；非若彩之徒誇鬥很、經之負固跳梁者然。故當時海上，丁亥至辛卯自有二朔：成功修頒詔之怨，不奉魯王，其在金門，奉淮王監國，頒東武四年歷；錢忠介在長垣，頒魯二年歷。己丑，粵中使至，成功奉朔；淮王去監國號，舟山仍奉魯。辛卯以後，魯王盡失其地；壬辰，次中左所、尋次金門；癸巳，亦去監國號，通表滇中。於是，海上之歷始合。已而舟山舊臣日益消落，魯王竟依鄭氏為寄公；丁酉，次南澳。辛丑，成功入臺灣。蓋成功雖不奉王，而仍以宗藩之禮為之致餼，未嘗相陵也。壬寅，緬甸赴至，成功亦卒；海上遺臣復奉王監國。經不肯奉，致餼亦少衰，徒然而已。甲辰，王薨。梨洲黃氏曰：『吾君之子在其家，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下。』由此言之，則是王薨而王子猶依鄭氏耳。成功父子固為周室頑民，然其不負故國之誠，有如是者；則亦可原也矣！

孫可望降心內附，實為迂闊庸鄙之儒所誤。楊氏曰：『若斯人者，不審經權、不規時勢。無因之強聒，自詡敢言；有意之譸張，輒矜盡瘁：則其禍中於人國有不可收拾者。』今於《摭遺》「楊畏知傳」詳論之矣。昔唐德宗幸梁州，陸忠宣疏請撫循李楚琳；略云：『楚琳本懷，惟惡是務。今能兩端顧望，乃是天誘其衷；故通歸塗，將濟大業！』又云：『知陳平無行而不棄、忿韓信自王而遂封，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；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、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，此桓、文所以宏伯功也。然則當事之要，雖罪惡不得不容；適時之宜，雖仇仇不得不用。慎勿納豎儒小忠，以虧興復大計！』德宗悟，善待其使，優詔存慰；卒底中興。此可望之事約略相類。故德宗之臣，有一忠宣其人者，則足以匡復社稷；永明之臣，無一忠宣其人者，則不足以偏據滇、黔也。起恆、安之諸人不足責，而不能不問於瞿文忠留守也！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